



象这就是一个教授的家。好在安大的教职员工住宿楼 2007 年（似乎是这一年，具体日期记不清了）竣工了，先生一家才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家。新家我是去过的，比先前的条件要好一些，有个专门的书房，书房里的书汗牛充栋，有的书堆到了书架的顶端，人不站在凳子上是够不到的。

与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，对他的癖性爱好也渐渐有所了解。他对热爱学术的学生很器重。记得我在读硕士的前两年，先后在各类杂志发表了四篇文章，其中有一篇还是 CSSCI 来源期刊。暑假里，在安大的林荫大道上，我与先生不期而遇，他笑问我近期有什么“成就”，我把自己发表文章的情况告诉了他，他竟然站在路上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（要知道他的一条腿还有残疾），谈话的内容大多是鼓励，这令我非常感动。新学期到来后，作为一个老生，偶尔到系里去，有些新来的学弟学妹们竟然认识我，原来他们都是张先生的硕士生。张先生在他们面前经常说起我，让他们以我为榜样，要由衷热爱学术，多出成果。这实在令我受宠若惊，愧不敢当。

不知不觉，三年的硕士生涯就结束了。2007 年，我又考取了安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，仍旧师从王鑫义教授，在原有的研究领域继续钻研。此时，因能力出众，张先生担任了安大历史系的主任，并成为历史文献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学术研究就涉及到两个领域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、历史文献学中的古典目录学。至于我，由于在安大已经待了近四年，对本系情况已是耳熟能详，与先生的交往就更多了。



早就听说先生酒量甚巨，具有北方汉子的豪爽与气度。但我在读硕士期间，因不是他的嫡系学生，一直没有和他对酌的机会。我和先生第一次喝酒，是在博二的时候。学弟何周，硕士毕业一年多后，来安大看望先生，请先生一家吃饭，顺便邀我作陪。酒桌上，先生谈笑风生，兴致很浓，喝酒也很爽快。但喝到后来，师娘就在旁边打眼色提醒他，我们不解，师娘就告诉我们：“你们张老师有严重脂肪肝，医生劝他少喝酒。”此时我们才意识到，先生毕竟年近五旬，的确到了保重身体、为颐养天年打基础的时候了。

2009 年，因王鑫义先生中途退休，我一下子没有了导师的指导，而此时博士论文的撰写正到了关键时刻。系里让我在现有博导中选择一位新导师，自己先和导师联系，在获得导师允许的情况下再向系里提出申请。我没有任何思考和犹豫，毅然想到了先生。在打电话和先生联系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思

想负担，因为凭着对先生的了解，我能确定他是不会拒绝我的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事情一帆风顺，我成为了张先生的弟子。

但是，成了先生的弟子后，我才知道事情的“严重性”：原来做他的学生真不是容易的事。在我之前，曹金发师兄已经博士毕业，并任教于淮北师范大学。他曾经对我说过：“博三那一年，我几乎每天都会被张老师批评。有一次，我被他骂得几乎流出了眼泪。”为何批评？当然是对论文的严格要求。曹师兄的博士论文在 2009 年答辩的时候获得了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，这的确是先生骂出来的“功劳”。现在相同的情况落到了我的头上。对于论文中的有些观点，我常常自以为是，很少听进别人的意见。先生给我指导论文的时候，常常先给我摆出他的观点，然后指出我的观点的不足。在他有理有据的时候，如果我还坚持己见，他就会批评我，话语非常严厉，有时弄得我下不了台。此时的先生，与以往相比，似

